

愛的凱歌

И. С. Тургенев
Песнь Торжествующей Любви

據勃羅德斯基所輯的屠格涅夫著作集(1949年莫斯科版
“火星叢書”)並參考國家兒童文學出版局版三故事譯出。

文學·藝術

愛的凱歌

[俄國]屠格涅夫著 徐聲越等譯

出版者：**泥土社**

上海德陽路一一五六弄一一號

合作印刷廠承排，三星印刷廠承印

30"×42" / 25開·315頁·定價11000元

一九五四年八月第一版·一九五四年八月第一印刷

字數：170000 印數：0001—4000

合
大
興
裝
釘

目次

浮士德	三
阿霞	一五
初戀	二五
愛的凱歌	三九
譯後記	二七

愛
的
凱
歌

你要節制，你必須要節制。

——歌德：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場。

浮
士
德

——九封信編成的故事

第一封信

巴維爾·阿列克山德羅維契·培：寫給謝苗·尼珂拉葉維契·費：

一八五〇年六月六日。在M—村。

親愛的朋友，我到這裏已經三天了，因為我答應過你，所以提起筆來給你寫信。今天一早，就不停的下着濛濛細雨；我沒有法子到外面去，因而我就和你稍微談一些話罷。我現在，又回到我以前的老家了。這個家——說來簡直可怕——我的腳已經有九年沒有踏進屋子裏去了！實際上，你也能很容易地想像到的，我已經變成另外的一個人。真的，完全改變了；你還記得罷，在客廳裏，我曾祖母的那面有些昏暗的鏡子，不是嘛，四角有稀奇的微小的渦卷形裝飾品的鏡子——就是你常常設想它也會照過一百年以前某些東西的那面鏡子——我一到家裏立刻對它走過去。一見到它，我就明白這幾年來，我變得多麼蒼老，而又多麼憔悴。然而，改變的也不祇是我一個人。我的小小的家本來早就破舊得搖搖欲倒，而現在竟將要支撐不住，已經全部傾斜到令人覺得要陷到地底下去的樣子了。那女管家華西莉愛芙娜（你總不會忘記，因為她常常用那樣美味可口的果醬來款待你的），也已經又皺又癯，彎起了腰；她看見我，連想大聲的喊都喊不出來，吃了驚也嚷

不出聲來，祇不過是嗚咽地哽噎，怯弱無力地倒在一張椅子上，揮動着她的手。鐵倫蒂老頭兒倒多少還有一點精神；和從前同樣地挺直了身子，走起路來還是擺開着雙腿。現在他依然穿着那一條黃顏色的粗布短袴，和那一雙吱吱發響的、用山羊皮做的高跟而有絲帶的長靴，那不是時常使你覺得很感動的嗎？……可是，那又怎麼樣呢！——如今那條短袴在他瘦削的腿上，是多麼寬大啊！他的頭髮又長得多麼白啊！而他的臉孔也已皺縮起來，像是一個握緊的小拳頭。當他和我說話的時候，當他開始指揮那些僕人的時候，當他在隔壁房間裏說話吩咐什麼的時候，真會使我失聲笑了出來，而且也爲他可憐。他底牙齒全都脫落了，說話的時候，嘴就嚟嚟顫動，發出一種唏嘶嘶的聲音。且不說那個罷，花園倒是繁茂得會使人吃驚的。紫丁香、洋槐樹、忍冬一類的弱小的植物（你還記得嗎，那是我們在一起種植的？）已經長成鮮豔奪目的繁密的叢林了。赤楊、楓樹——都已展開了極枝，覺得非常高大；尤其是菩提樹的林蔭路顯得特別優美。我愛那些林蔭路。我愛那柔和的灰綠色，和圓拱着的枝條下面的幽微的氣息；我愛那黑地上映着光圈的變幻的光綫——就像你知道的那樣，這裏沒有一點砂泥。我所偏愛的一棵嫩櫟樹，已經長成一株小樹。就在昨天白晝，我在樹蔭下的一條長凳上，坐了一個多鐘點。我感覺到非常幸福。我的周圍長着異常茂盛的草；一種鮮豔的、柔和的、金色的光輝落在一切上面；甚至還射進樹蔭裏來。……而且，還聽得見鳥聲！你總不會忘記罷，我是個特別喜愛鳥兒的人。斑鳩不絕啼轉；有時也可以聽到鶯的吹哨似的聲音；金絲雀唱着牠愉快的疊句；白眉吱吱喳喳地爭吵競啼；杜鵑在遠方呼喚；忽然

間，猶如瘋子一般的啄木鳥又叫出了牠那刺耳的啼聲。我在這種柔軟的、參雜的啼聲中，側耳靜聽，再也不願走動了。不多一會，我底心胸裏就充滿了一種既不是懶散、也不是溫情的某種情緒。而且，成長的不僅是庭園。我還常常遇見身體強壯的矮胖的青年，他們再也不會使我想起他們便是我舊日所熟悉的那些小孩子。你所寵愛的季莫夏，現在已經長成一個你所想像不出的季莫菲了。你從前擔心過他的康健，還說過他恐怕會生肺病；可是現在呢，你可以看到他伸出在粗布上衣的窄小袖口外的、一雙大而且紅的手，以及那觸目的滿身肥壯堅圓的筋肉！他有着公牛似的頭頸，和一個滿生着緊密美麗鬚髮的頭顱——活像是一個法爾納斯的赫拉克萊斯①！不過，他底臉卻變化得比別人少些；甚至臉部的輪廓也不會大到多少，祇是那愉快的、你說『像打着呵欠似的』微笑，到現在還是和從前一樣。我已經叫他當了侍役，那個彼得堡人，當我還在莫斯科的時候就歇掉了；那傢伙太愛使我爲難，也太愛使我覺得他那京都派頭的優越感。我的狗一隻都沒有了；牠們都死了。耐弗卡在牠們之中活得最長久——但是也沒有活到我回來的時候，雖然說亞爾哥斯是活到尤利西斯②回來的時候纔死的；那傢伙底命運很壞，不可能再用沒有光彩的眼睛，來看一看

① 赫拉克萊斯 (Heraclēs)：希臘神話中理想的英雄，兼有神人二重性格，大力無雙。一譯「赫叩利斯」(Hercules)。
② 法爾納斯 (Farnēs) 是十六世紀羅馬的一個王宮。法爾納斯的赫拉克萊斯，是赫拉克萊斯雕像中最有名的一個，表現了溫柔和平和臂力的相結合。現存那帕勒斯博物館。

③ 亞爾哥斯 (Argus) 是希臘古代大詩人荷馬 (Homer) 所作詩史奧德賽 (Odyssey) 中主人公尤利西斯 (Ulysses) 的忠心的老狗，見到二十年不見的老主人而樂死了的。見奧德賽第十七卷二百九十二行。

牠底舊主人，也是打獵時的同伴。可是夏夫卡卻依然很強健，還和從前同樣地用咆聲吠叫，一隻扯破了的耳朵依然和從前同樣，尾巴上還是叮住了狗虱——一切情形和所想像的沒有什麼不同。我決定把你住過的一間房間當作居室。那雖然直照着陽光，也有許多蒼蠅；可是這個房間要比其他房間少一些舊屋子的氣息。奇怪的是，那發了霉帶着一點酸味的微弱的氣息，會出乎意外地助長我的幻想；我並不是說不喜歡它，而是剛巧相反，可是我卻會因此而感到憂鬱，終於還會覺得一種壓迫之感。我正和你一樣，非常喜歡裝有黃銅片的堅大的舊式箱子，蛋形靠背、椅腳彎曲的白色靠手椅，中間紫色而鑲有很大金屬飾物的古舊的燭台之類——實際上，所有的祖傳傢具我都非常喜歡。可是，老是看着那些卻是受不了的；會使我感到要做焦灼失望（真的可以那樣說呢！）的俘虜。我所住的房間裏的傢具，都是最普通的，完全是手工製造的。不過，屋角裏還留着一對狹長的櫥，那上面有一套老式的綠色和青色的玻璃杯子，但因了塵埃已經看不清楚了。牆上還掛着一幅她底肖像——你還記得嗎，那幅嵌在黑框子裏的？——不是嘛，你老要說它是曼儂·萊斯戈的肖像的？它在這九年以來稍微有些黝黑了；但是眼睛還和以前同樣憂鬱、狡黠，然而依然是那種溫柔的容貌，嘴唇還是同樣現出愁悶而寂寞的微笑，還有那半已掉落的薔薇花，依然和以前一樣，從她纖美的手指上輕軟地垂下。我還覺得我房間裏的簾子很有趣。它從前是綠色的，現在已經給日光曬成黃色的了；那上面是墨繪，描繪着從阿爾倫庫爾底隱士裏採取來的幾個景色。有一幅窗幔上，那鬍鬚多得可怕、圓睜着眼睛、腳上穿着草鞋的隱士，正把一個頭髮蓬

亂的少女抓到山裏去。在另外一幅上，是四個戴着軍帽，肩頭上縫有肩章的武士，正在作着劇烈的鬭爭；有一個在離開很遠的地方，給殺死了躺在那裏——總之，畫着一切可怕的事情，然而周圍呢，卻是無論如何也衝不破的和平；而簾子本身，已經把照到天頂板上來的光線改變得那樣柔和。……我自從決定把這地方當作居室以後，已經感到一種內心的寧靜；既不想做什麼工作，也不想會見一個誰，更不指望有什麼快樂的事情；雖然懶得不想思索，卻也不至於不能耽入到茫然的靜思中去；這兩件事情就像你知道的那樣，是絕不相同的。首先湧激起來的，是童年的回憶……無論我走到什麼地方，看到什麼東西，那記憶的波紋便會清楚地顯現出任何一種微小的情景，說起來，就像以前清楚明瞭的輪廓，會從四面八方擁擠過來……於是，隨着這些記憶又發生了其他的記憶，然後……然後我漸漸從過去離了開來，殘留在我心裏的祇是一種渴睡似的愁悶。唉，這是怎麼一回事啊！當我坐在堤岸上一株柳樹下面的時候，我會忽然出乎意外地哭了出來，如果不是被一個過路的鄉下女人使我感到難爲情的話，我這樣上了年紀的人，也許竟會在長時間裏一直哭了下去的。她好奇地注視我好一會，然後，並不轉過臉來對我這邊看望，祇是彎起腰恭敬地行了個禮，這才走向前去。如果離開這裏之前，也就是住到九月爲止，都能處在這種情調（當

① 曼儂·萊斯戈 (Marion Lescaut 1731) 法國小說家普萊伏 (L'abbé Prévost d'Exiles 1697—1763) 的代表作。可說是近代戀愛小說的先驅。

② 薩士 (Le Solitaire 1821) 法國小說家阿爾倫庫爾 (Charles d'Arlineourt 1789—1856) 的代表作。

然，我不會再哭）中，那該是多麼愉快啊。假使我的無論那一個隣人想到要來看我的話，我會感到非常不安的。然而卻沒有那種危險，因為這裏附近，並沒有什麼隣居。我想你總會了解我的心情；你憑着你自己的經驗，總能够體會到所謂孤獨是多麼有益的罷……在飽經了人世各種放浪生活的我，現在所必需的，便是孤獨。

雖然如此，我可並不至於無聊。我隨身帶來了幾本書，而在這屋子裏也有着了一份像樣的藏書。就在昨天，我曾經打開所有的書櫥，在有霉氣的書堆中搜查了半天。這樣，我找到了許多從前沒有注意過的有趣的書。大約在一七七〇年時期的惹第德①的翻譯原稿，同一時期的報紙和雜誌，驕傲的避役（也就是彌拉波②），『le Paysan pervers』③以及其他的書籍。也看到了兒童讀物，也有我自己的，也有我父親的，也有我祖母的，甚至還有我會祖母的。在一本破舊的彩色裝幀的法語文法上，寫着這樣幾個粗大的字跡：『Ce livre appartient à M^{lle} Eudoxie de Lavrine』④，而所記的年分是——一七四一年。還有我在各個時期裏從外國買回來的書籍，那中間，有着一本歌德的浮士德⑤。你或者不知道，我有過把浮士德（當然是第一部）的一字一句都能背誦的一個時期；我無論反覆讀上多少遍，也決計不會感到厭倦——可是時代改變了，夢想也改變了，在這過去的九年之間，我底手竟不會接觸到一次歌德。當我重又看見這一本小書（是一本一八二八年的廉價版）的時候，便感覺到一種說也說不出的感動。我拿着它，躺在床上開始誦讀。那光怪陸離的第一幕，是多麼使我感動啊！地神的出場，那種談話，你也還記得吧？——一讀到『在生命

的潮流上，在創造的風雨中』時，使我激起一種久已沒有的恍惚的戰慄。我在剎那間想起了所有的一切：柏林，學生時代，克拉拉·史蒂克（Clara Stiek）小姐^⑤，還有扮演梅菲斯特費萊斯^⑥角色的采伊德爾曼（Zeidelmann），勒德齊維耳（Radziwil）的音樂，以及其他所有一切。……我長時期中睡不成覺，青年時代的情形浮現了出來，幻影一般地站在我的面前，它像火一般地，也像毒液一般地在我底血管裏奔騰，跳躍着的心老是不肯平靜下去，像給什麼東西抓斷了心絃，思戀的情緒開始像波濤般地激蕩起來……

你總能想像得到，你的朋友差不多快要四十歲了，當獨自坐在孤寂的小屋子裏的時候，竟會沉溺在一種怎樣的幻想中啊！假使有誰在隙縫中窺望我時，將會怎樣呢？實際上，是怎樣的一種

① 《戀第德》（*Candide* 1759）法國大作家伏爾泰（Voltaire 1694—1778）代表作品之一。意為『天真的人』，一名『樂天主義』（*l'Optimisme*）。為諷刺樂天主義的小說。

② 彌拉波（*Honoré-Gabriel de Riquetti, Comte de Mirabeau* 1749—1791）法國政治家，出身貴族，以君民妥協政治為理想，致力實現立憲君主政治。他的面貌醜陋，驕傲的避役疑為諷刺他的小說，避役（*Chameleon*）又稱『十二時蟲』或『變色龍』，屬蜥蜴類，略似守宮，狀態很醜。

③ 法文：『墮落的農民』，著者不詳。

④ 法文：『此書感歐陀克茜·德·拉薇琳小姐所有』。

⑤ 浮士德（*Faust* 1831）德國大文學家歌德（*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* 1749—1832）以德國傳說浮士德為素材而寫作的兩部詩劇，第一部以寫實為主，第二部以象徵的模式為主。

⑥ 這裏的『小姐』原文為德語『*Fräulein*』。

⑦ 梅菲斯特費萊斯（*Mephistopheles*）在浮士德傳說中出現的惡魔。

情形啊！我自己該會一點都不覺得羞恥的罷——因為會覺得害羞正是還年輕的一種特徵；所以我開始覺得我自己已經漸漸老了。你可知道爲了什麼緣故嗎？讓我來告訴你罷：我近來竭力想要改變成快樂的心意，而努力避免愁悶的感覺，雖然那在年輕時代是恰巧相反的，因為有時候，一個人猶如寶貝似地老要自己帶上憂鬱的心情，而認愉快的情緒是一種羞恥……

不過，那是怎樣都可以的，且不去說它罷，儘管我生平經驗過那樣豐富的世事，荷萊西阿斯君，這世界上總還有一些什麼東西，是我所未曾經歷過的，而且總覺得那有着的『一些什麼東西』——正可以說是最重要的。

啊啊，我是多麼興奮啊！這一次就此打住罷！現在你在彼得堡搞些什麼呢？順便告訴你：這裏的廚師沙章利要我向你問好。他也相當老了，不過還老得並不怎樣觸目，說來，倒是壯健了，周身都肥胖起來；他依然和從前一樣做得一手攔有葱汁的童子雞湯，邊上飾有花紋的牛酪餅和小山鳩——這是鄉下著名的名菜，喫了以後，舌頭發白而且能粗糙到二十四個鐘點之久。還有，他炙肉的方法還是和以前一樣，因此你可以用它來敲盆子——硬得恰像一塊木板。不過，現在真的要和你再見了，再見罷！

你的
II · B.

② 荷萊西阿斯 (Heraclitus)：莎士比亞悲劇哈默萊德中的人物，當葛瑟勒斯告訴他鬼魂出現的事情時，他不相信會有這樣的事，而說祇是他們的幻想。見第一幕第一場開頭。這裏指受信人謝苗·尼珂拉葉維契·費……

第二封信

同一個人寫給同一個人

一八五〇年六月十二日。在M村。

親愛的朋友，我要告訴你一件比較重要的消息。——你聽着罷！昨天，我在飯前想到要出去散一會步——而且並不老是在花園裏面；因此，我沿着大路走向城市那面去。沿着一條筆直的很長的大路，漫無目的地輕快地走着——是非常愉快的。就覺得好像有着什麼事情，要急急地趕到那裏去的樣子。我抬起頭來，這樣：看到有一輛馬車正對準這邊過來。我內心感到了不安，該不會是什麼人來看我吧？……但並不這樣；車子裏坐的是一位陌生的有鬍子的紳士。我安下心來。然而，正當他和我擦肩而過的時候，忽然，那位先生叫他的車夫停住了馬，鄭重地高舉起他的帽子，再加倍鄭重地說出我的名字：『該是……先生嗎？』我也立停下來，用被告人給拉到法庭上去的態度，回答一聲：『正是。』我一邊那樣回答，一邊猶如綿羊似地看住那位有鬍子的紳士，在心裏說：『確乎是在什麼地方見過的！』

『您不認識我了？』他從車子裏跨出來，說。

『是的，想不起來了。』

『可是我一見，就知道是您。』

接着就開始了解釋：我這纔知道他就是普里伊姆珂夫，你還記得嗎？不是嘛，就是我們以前在大學裏認識的那個人呀。『什麼話，這也可以算作是一件重要的消息嗎？』你立刻會這樣想罷，親愛的謝苗·尼珂拉伊契。『普里伊姆珂夫，就我所記得的，無論如何是一個枯燥無味的人；雖然他沒有惡劣的根性，也不是一個傻子。』——那說得很對，親愛的朋友；不過，請聽一聽我們繼續下去的談話罷。

『我非常高興，』他說：『當我聽見您已經回到您的故鄉，也就是回到我們隣近的地方來了。可是，有這一種感情的，還不止我一個人呢。』

『倒要請教，』我問：『那樣親切的是那一位呢……』

『我的妻子。』

『您的太太？』

『是的，我的妻子；因為她也是您以前的老朋友。』

『很抱歉，我可以請問一下您太太的芳名嗎？』

『薇拉·尼珂拉葉芙娜；她是葉麗佐夫家的女兒……』

『薇拉·尼珂拉葉芙娜！』我禁不住喊出聲來。